

## 井蛙共振

與「信息繭房」「孤島效應」「數字鴻溝」等相聯繫的，是「井蛙共振」。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井蛙」，當然不是個好詞。

多年前，人們津津樂道於互聯網抹平了各種壁壘，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平，諸如「網絡衝浪」「信息高速公路」之類的詞彙，就映射着人們策馬奔騰般的豪情與好奇。但隨着網絡技術飛速發展，信息過載的疲憊也隨之而來。

此時，網絡就像一位「和藹可親」的Big Brother一樣，深刻注視你，窺探你的內心。通過越來越智能化的算法推薦，精準推送「投餵」，讓許多人都沉浸於偏食、偏聽、偏信「過濾氣泡」中。有源源不斷的悅耳之聲，誰還耐煩聽那些「刺耳」的東西？對胃口的東西取之不盡，誰還想去嘗試其他味道？「繭房」和「孤島」便形成了。

互聯網原本想啟迪一些井底之蛙不要再繼續坐井觀天，能夠看看井口之外的世界。然而，井底之蛙卻借助網絡，找到了更多的同類，彼此打氣鼓勁，相互支持肯定，觀念和意識愈加板結凝固，愈加偏激極端，共同提高着聒噪聲量，根本不願意去了解井口之外的東西，反而讓井口更加狹窄。這就是「井蛙共振」，將噪音放大、擴散，具有了越來越強的破壞性力量。

因此，一些極度反智、偏狹的論調，卻能不斷炒作。動輒要起訴某個作家、打倒某個企業、抹黑某個群體，而且圍攻理性討論，在「共振」中膨脹着存在感和成就感，陷入惡性循環。箇中還有某些偽裝的「井蛙」煽風點火，收割流量。

潛移默化中，不少人由最初被動地接受推送、篩選，逐漸形成了自我主動過濾、屏蔽。對此，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三省吾身，拓寬見識視野，提高思辨性思維，保留一條「破繭之路」。

##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西雅圖水濱公園

上次來西雅圖是十多年前。重臨寶地，物是人非。其實「物」也變化很大。西雅圖引以為傲的市中心濱水區是遊客如織的景區，如今卻不復往日的光鮮。修路風塵滾滾，阻礙交通，還到處可見流浪漢在汽車站、餐館外甚至人行道上佔地為床。幸運的是，早晨跑步發現了城西的一個好去處：艾略特灣旁連成一片的三個狹長水濱公園，從六十六號碼頭一直延伸到九十號碼頭。

此地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前是工業區，污染嚴重。西雅圖美術館重新設計、改造，建立佔地九英畝的奧林匹克雕塑公園。政府又和私企、個人合作，修建了相連的愛德華茲公園和世紀公園。在晨風中跑步，西邊是波光激盪的海水，東面是鐵路，頭頂上方則有雕塑公園標誌性的桔紅色鋼鐵雕塑「雄鷹」。公園裏自行車道和人行步道分開標識，沒有什麼人工建築。除了一個小玫瑰園和共享單車停靠點外，就是草坪、樹木，時有野兔蹦蹦跳跳跑過。往裏有個原住民雕刻的圖騰，暗紅的雪松木柱上依次刻有雄鷹、棕熊、殺人鯨、黑熊等圖像。

休閒公園也是生產重地。水邊停靠着運糧船，一連兩天分別看到一艘中國貨輪和一艘印度貨輪。標誌牌介紹：頭頂上幾百米的封閉傳送帶直接把穀倉的糧食以每小時三千噸的速度傳到高處，然後貨物靠重力自動降落、稱重，裝進船上八個集裝箱裏，總計一千二百噸。水上還有三文魚養殖場。兩塊長方形、蓋綠紗的水域，每年三月投放印第安人孵好的小魚苗三十到五十萬尾，五、六月上市。東邊鐵軌上貨運列車來來往往。

變廢為寶，在大城市裏保留一塊難得的綠地，必須點讚。

##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盼着從枯燥的勞作中解放出來。思想界認為，一旦不用犁地收穀、洗碗掃地，我們就有了大把時間吟詩作畫，從事精神文化創作。人工智能的發展似乎沒有循着這條路線走。洗碗機、掃地機早已發明，但用起來沒有想像中那麼方便。不少人抱怨，它們洗的碗，沒有人洗得乾淨，掃地的水平也不如人類。看來，砸碎家務活的鎖鏈，依然任重道遠。相反，在吟詩作曲作畫這些領域，人工智能倒是快速猛趕，創作水平雖還比不上文壇祭酒、藝林翹楚，但已超乎大多數人之上。

如此弔詭的現象提醒我們：「自以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啊，你們真正善於做的是你們討厭的活計，你們嚮往的那些事，其實你們並不擅長。」這真令人沮喪。或許，有那麼一天，我們在繁雜的勞動中忙亂了一天，終於可以癱在沙發上讀一篇人工智能新寫的小說，或者它們生產的電視劇，然後在非人類建構的精神園地裏又哭又笑，暢想着人類的永恆樂園。這幅景象不僅尷尬古怪，還怪不得勁的。

當然，勞作自有趣味，或不亞於文藝。我們的歷史上多的是精於書畫的王侯，出口成詩的將相，也不乏愛做木工活的皇帝，喜歡莊稼活的將軍，善於伺弄花草的大臣。不過，「上等人」的「高級勞作」不與生計相聯繫。此時，鑿子鋤頭和畫筆洞簫沒有什麼差別，無非是排遣精神的工具罷了。人工智能的介入則把普羅大眾過日子的「低端」勞作和文人雅士的「高端」創造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平。

因此，人機共處的時代除了提供一大堆令人咋舌的文化產品外，還將

戰國時期的辭賦作家宋玉，常常被指責言行舉止不甚端正，於是寫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賦》回應。

在文中，宋玉欣然接受自己的美貌乃受惠於上蒼，卻否認自己的好色。他說道，曾經有一個鄰居的女兒長得國色天香，在數年間時常登牆過屋去勾引他。宋玉聲稱，他對這般勾引不為所動，反指說他壞話的登徒子才是好色之輩，而理由是登徒子的妻子又醜又邋遢，而登徒子卻與妻子連生五子，證明登徒子才是好色云云。

這故事說明了什麼呢？它再一次證明，故事不適合理性的辯論，而有

早前筆者於本欄提及一個名為「全港店舖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的臉書網絡社群，由於組員人數短期內由數萬急增至二十多萬，因此不單吸引傳媒報道，也成了社會熱話。當大家以為版主會因網民勢如破竹的反應而雀躍，理應大展鴻圖之際，他卻在組員滿三十萬的重要時刻，宣布群組「執笠」的消息。

關注「執笠」的群組，最後跟專頁上談論過的店舖殊途同歸，一樣難逃結束的命運，這安排着實充滿黑色幽默。眼看支持人數節節上升，版主

## 修復《重慶森林》

下月，王家衛導演作品《重慶森林》4K修復版再次回到大銀幕，令人期待。

雖然電影距今已三十年之久，如今重新修復並放映，還是點燃了一眾影迷想入戲院觀看的情緒。

為何要修復老電影？經典作品深入人心，每當修復電影上映，都能吸引一班觀眾，正如王家衛的《重慶森林》，時至今日，電影中對於愛慾和浪漫的表達，都不過時。

那些藝術又變換的鏡頭，令時今日看來，仍能產生共鳴，更何況這類電影中的演員，如今多是星光熠熠的存在，電影中的他們正當韶華。可以說，這類經典作品本身就有時光賦予的濾鏡，觀眾進戲院觀看，也不僅僅是為了懷舊，而是其不過時的魅力所在。

##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 AI改變觀念

楚，但已超乎大多數人之上。

如此弔詭的現象提醒我們：「自以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啊，你們真正善於做的是你們討厭的活計，你們嚮往的那些事，其實你們並不擅長。」這真令人沮喪。或許，有那麼一天，我們在繁雜的勞動中忙亂了一天，終於可以癱在沙發上讀一篇人工智能新寫的小說，或者它們生產的電視劇，然後在非人類建構的精神園地裏又哭又笑，暢想着人類的永恆樂園。這幅景象不僅尷尬古怪，還怪不得勁的。

當然，勞作自有趣味，或不亞於文藝。我們的歷史上多的是精於書畫的王侯，出口成詩的將相，也不乏愛做木工活的皇帝，喜歡莊稼活的將軍，善於伺弄花草的大臣。不過，「上等人」的「高級勞作」不與生計相聯繫。此時，鑿子鋤頭和畫筆洞簫沒有什麼差別，無非是排遣精神的工具罷了。人工智能的介入則把普羅大眾過日子的「低端」勞作和文人雅士的「高端」創造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平。

因此，人機共處的時代除了提供

## 版主的決定

卻選擇在高峰引退，還拍片交代原因，有點像當年「樂壇校長」譚詠麟突然宣布不再競逐任何音樂獎項般讓人驚訝。版主表示群組「成名」後，他壓力倍增；加上群組成立初衷原是藉分享店舖結業消息，喚醒大眾珍惜身邊一切，可是最後卻成了網民罵戰的場地，一切頓然變質，所以想停下來。這理由我是明白的，因為凡有管理網絡社交平台專頁或群組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工作非常費時傷神，既要不斷發布資訊，又要時刻留意網民的回應和評論。當有人展開筆戰，管理

員不可插手調停，因為會隨時火上加油；即使面對有人惡意斥責或留下粗鄙評論，管理員也不能隨便刪除，怕會引來「Haters」群起攻擊。版主為此日夜苦惱，心灰意冷也不為怪。

有人質疑結業只是營銷策略，因為版主開了新群組，名「全港店舖消息關注組」。事實上我也有點懷疑這是宣傳手法，但看了版主的回應，我就明白其用意了。版主表示組員達三十萬的網絡社群，理應背負社會責任，故此現行決定是為了讓人不再誤解群組成立目的在散播負面消極情

## 《夜巡》



到修復過程。

與羅浮宮的名畫《蒙娜麗莎》一樣，《夜巡》前同樣人山人海。館方表示每年有超過二百五十萬人前來觀賞《夜巡》，筆者順着人群緩緩移動，雖然觀展體驗較差，好不容易擠到巨大的原作前，依然會被倫勃朗對光線和細節的處理所觸動。

事實上，這幅由阿姆斯特丹民兵

改變一些觀念。比如，把人類的活動分作三六九等，認為寫一首詩比刨幾下木頭更高級，沒準兒就將被拋棄，不僅是在公正平等之類人道主義的道德誠命意義上，而且是在這些活動的操作技藝意義上。顯然，後者對於觀念變革的意義更加徹底而長遠。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當然，這曖昧非常的故事，只是章華大夫的一面之詞，但我想到的是：明明是在為自己好色辯護的宋玉，言猶在耳，竟然說起了一個有關鄭衛之女的故事，這實在荒謬，而世人至今還是以「登徒子」來描述好色之徒，更是荒謬。

##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緒；而是鼓勵網民透過分享店舖開業結業的消息關心社會。一個具影響力的群組，得來不易，也容易讓管控者迷失於權利之中。這名版主在成功之際，願意冒支持者大量離開的風險盡社會責任，已是難得，值得欣賞。

##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世紀四十年代，館方在一次清理畫面時，移除表面暗色的清漆，原先畫中的日光才得以面世。

《夜巡》是倫勃朗生前最具爭議的畫作，身後又成為他最具價值的傑作之一。在真跡面前，畫作的明暗對比、每一個人物的微表情都落入觀者的眼中，帶來無以言表的震撼。

## 館藏攝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 猴子的「人臉識別」

在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猴王」孫悟空擅七十二變，尤其是一雙火眼金睛，不論何方妖怪，不論妖怪變幻何種人形，都逃不過老孫的「妖臉識別」。金箍棒一出，妖魔鬼怪紛紛現出原形。

在泰國曼谷北部的「猴城」華富里府(Lopburi)，聚集了「猴王」數以千計的徒弟徒孫，牠們雖無孫悟空的金睛火眼，但也煉就略通「人臉識別」的狡黠猴目，據說能識別前來抓捕的警員樣貌及麻醉槍樣式，遠遠望見，立馬逃之夭夭，讓警員疲於奔命。

華富里府以猴聞名於世，猴子的自由行動帶動遊客觀猴行、餵猴行。過去每年十一月，當地居民會舉辦「猴子節」，以豐盛的水果蔬菜和點心，犒勞猴子對當地觀光事業之貢獻。可惜，疫情期間及疫情之後，當地旅遊業慘淡，遊客銳減，令這些過去果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猴子們，飢餓難耐，爭奪地盤，不是當街聚眾鬥毆，就是入室搶奪食物。在經歷一連串襲擊事件之後，泰國

警方不得不採取行動，以香蕉誘猴子進籠，實施圍捕計劃。

據警方透露，最初每天只能抓到約二十隻猴子，原因是猴群「熟知」抓捕計劃，「牠們一看到我們的臉就記住了，牠們知道我們要做什麼。」為破解捕猴困局，由四月一日開啟的第二輪圍捕行動，有參與行動的警員祭出新招：身穿防護服，用面罩將臉遮蓋得嚴嚴實實，將猴子熟悉的麻醉槍也藏起，轉用原始彈弓作武器。

見招拆招，蒙面捕猴，讓習慣「人臉識別」的猴子無所適從，墮入猴籠的猴子數目遞增，其中落網的猴猴均被送往醫院做絕育手術。據專家評估，要有效控制華富里府的猴子數目，至少要六成以上成年雄猴成功絕育，目前被絕育的雄猴僅佔百分之五，距目標尚遠。

##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